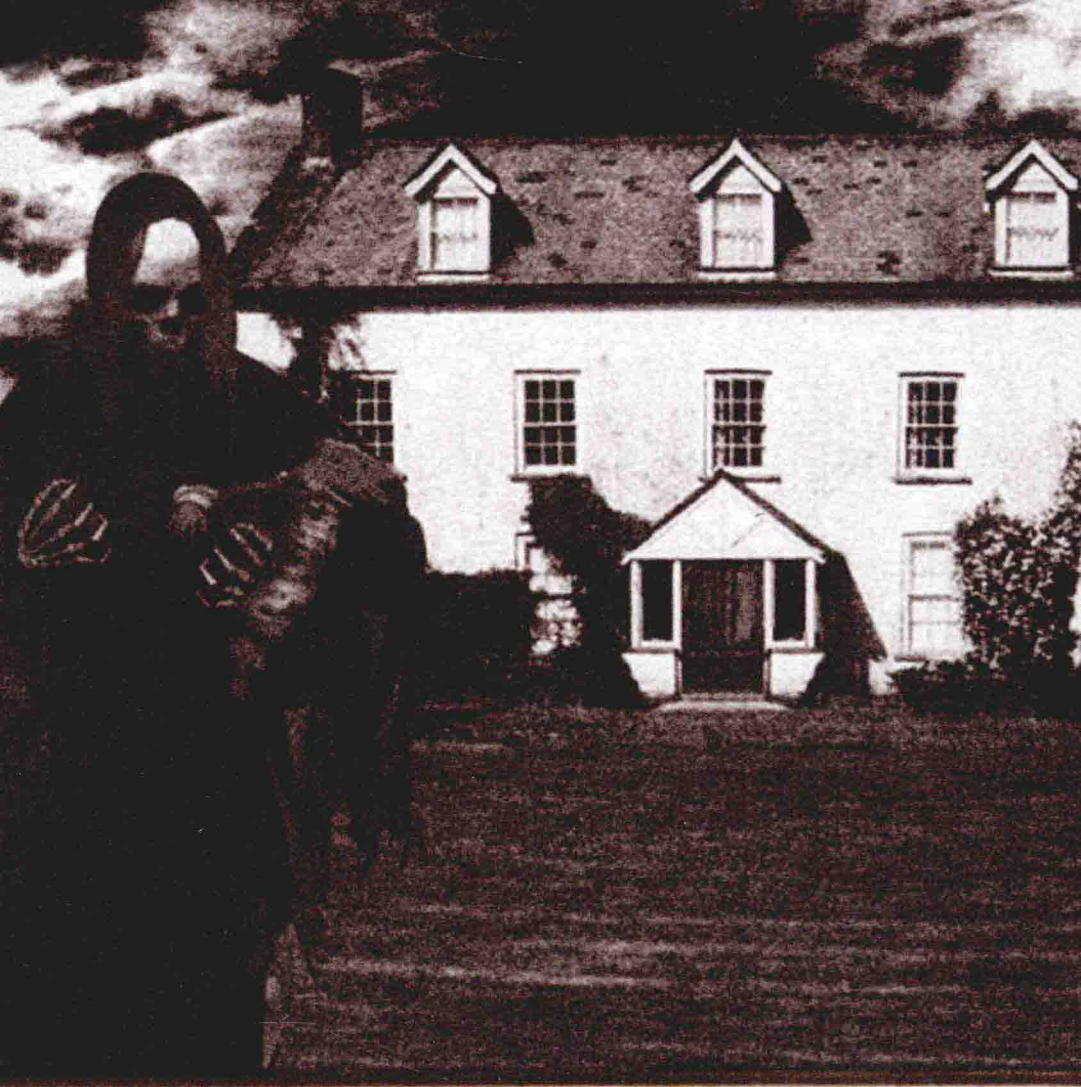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炼金术士及其他鬼故事

[英] 蒙塔古·罗兹·詹姆斯 著 徐成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炼金术士及其他鬼故事

[英] 蒙塔古·罗兹·詹姆斯 著 徐成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炼金术士及其他鬼故事/(英)詹姆斯著;徐成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企鹅经典丛书)
ISBN 978-7-5321-5250-6

I. ①炼… II. ①詹… ②徐… III. ①中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2446 号

Montague Rhodes James
Count Magnus and Other Ghost Stories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4

“企鹅经典”丛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
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

“企鹅”、 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
注册的商标。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总 策 划: 黄育海 陈 征
特约策划: 邱小群
责任编辑: 张 翔
封面设计: 丁威静

炼金术士及其他鬼故事
〔英〕蒙塔古·罗兹·詹姆斯 著
徐 成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总 经 销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5 字数 164,000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250-6/I·4155 定价:25.00 元



MONTAGUE RHODES JAMES

COUNT MAGNUS AND OTHER
GHOST STORIES

企鹅经典丛书

出版说明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

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梦想，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斯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

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定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

目 录

埃尔伯力克教士的剪贴册	1
失去的心脏	15
铜版画	26
白蜡树	39
第十三号房间	53
马格纳斯伯爵	70
“哦，吹哨吧，我会来找你的，朋友”	85
校园怪谈	106
玫瑰园	114
施展如尼魔咒	126
马丁的教堂围地	148

附录

鬼故事	171
国王学院小礼拜堂一夜	175
《古文物专家的鬼故事》序言	182
《古文物专家的鬼故事续》序言	183

一位有神论者的鬼故事

S.T. 乔什

埃尔伯力克教士的剪贴册^①

圣贝尔特朗·德·科曼热^②是比利牛斯山山口上的一个破落小镇，它离图卢兹不远，十分靠近巴涅尔-德-吕雄^③。法国大革命之前，这里是主教管辖区，此处建有一座教堂，现在还有一些游客前来观光。一八八三年春，一个英国人来到了这个古老小镇，我实在没法用“城市”一词来夸大它，因为此地居民不足千人。那英国人来自剑桥大学，特意从图卢兹赶来参观圣贝特朗教堂^④。他把两个朋友落在了图卢兹的旅店里，因为虽同为考古学家，但他的热情远高过那俩朋友。那两人答

① 本篇原名为《一本奇书》。后以《埃尔伯力克教士的剪贴册》为名发表于《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s)杂志(1895年3月号)。本篇为作者最早写作的几篇鬼故事之一(大概写于1892年春天与1893年之间，作者于1892年春天第一次到访圣贝尔特朗·德·科曼热，1893年10月他在剑桥大学闲谈社朗读了这一故事)，这也是作者第一篇公开发表的鬼故事。

此篇被认为是典型的詹姆斯式鬼故事，讲述了一个古文物专家在研究过程中遭遇超自然事件。而且该故事也有很重的自传色彩：男主角丹尼斯通显然是照着作者自己写的。作者当年曾与两位友人骑着自行车穿越法国乡村，去探访古旧教堂，拍摄了大量照片，并被教堂里的手稿和其他文物深深吸引。本故事的灵感可能部分来源于作者自身的经历，1890年作者在萨福克的一座偏远宅邸中发现了蒙茅斯的托马斯爵士所写的诺里奇之威廉爵士传记。故事主角的名字有可能衍生自苏格兰古文物专家詹姆斯·丹尼斯通(1803—1855)，其著有《乌尔伦诺诺回忆录》等学术著作。《铜版画》一篇中丹尼斯通亦有出现。——正文中之注释为译者整合原版注释及自行加注而成

② 法国西南部上加龙省一市镇。此处有庞贝(公元前106—48)于公元前72年建立的罗马殖民地遗址。

③ 简称吕雄，为上加龙省最南端处一市镇，接近西班牙边境。

④ 1120年左右贝特朗·德·利勒(后被称作圣贝特朗)在圣贝特朗修建了一座大教堂。十三世纪晚期至十四世纪早期，该教堂被大幅改建。

应第二天早晨过来与他汇合。对他俩来说，在教堂呆上半个小时就足够了，之后他们三人将前往欧什^①。这天，我们这位英国人到得挺早，教堂占据着整座科曼热小山，他打算用一整本笔记本和数打感光版来描绘以及拍摄这座美丽教堂的角角落落。为了让这个计划如愿以偿，叫教堂司事^②陪上个一整天是十分必要的。于是，颇为粗犷的红帽子旅馆女掌柜去邀请了教堂司事或教堂管理人^③（虽可能不准确，但我偏好第二个称呼）。他过来后，那英国人发觉他是个异常有趣的研究对象。有趣的地方不在这个矮小、干瘦、皱缩的老人的外表上——他和法国一大批教堂管理人没什么两样；而在于他那种鬼鬼祟祟，或者说惊恐、压抑的气质上。他老是回头张望，背上和肩膀上的肌肉似乎都因为这持续的神经紧张而突起了，好像他预感随时都会落入敌人手中似的。他是被无法摆脱的幻觉所困扰，抑或因良心有愧而饱受折磨，抑或是个不堪忍受家中悍妇的丈夫？那英国人不知道该将他归为哪一类。他判断第三种解释当然是最为可能的，然而他总觉得教堂管理人害怕的应该是比家中悍妇更为可怕的存在。

由于那英国人（姑且称他为丹尼斯通）很快就专心地做起了笔记，又忙着拍照，因此他只是偶尔瞥两眼教堂管理人而已。每次他看教堂管理人时，都发现他离得不远，不是倚着墙缩成一团，就是蜷伏在某个牧师坐席里。一段时间之后，丹尼斯通有些烦躁不安起来。他怀疑自己害得这老人没法去吃午饭^④；也怀疑管理人是不是担心他偷走圣贝特朗的象牙权杖或挂在圣水坛上方那满是灰尘的鳄鱼标本。这些想法开始让他十分难受。

“你不回家吗？”他终于问道，“我一个人也能做完笔记的。如果你

① 法国西南热尔省首府。

② 负责照看教堂内部，并担任侍从职务的人。

③ 负责照看教堂建筑及内部，同时承担敲钟及挖掘坟墓的人。

④ 原文为法语。

担心的話就把我鎖在裡頭吧。我至少還得在這兒花兩小時呢，你肯定覺得冷，是吧？”

“老天爺！”那小老头說道，這提議似乎讓他陷入了莫名的恐懼之中，“這種想法絕不能有！讓先生您一個人在教堂里待着？不，不，無論是兩小時還是三小時，我都無所謂的。我吃過早飯，也不覺得冷，先生，謝謝您了！”

“那好吧，老伙計，”丹尼斯通自言自語道，“我可警告過你了，如果你得自己承擔了。”

不到兩個小時，丹尼斯通便全面細緻地查看了牧師坐席、被廢棄的巨大管風琴、尚·德·穆雷昂^①主教時期所建的唱詩班席隔屏、窗玻璃及挂毯的遺迹，以及藏寶室中的物件。教堂管理人依舊緊跟着丹尼斯通，當一兩聲那種常在空洞的大房子里出現的奇怪聲響傳到他耳朵里時，他便常常回頭看，好像被什麼東西叮了似的。有時候那種聲響確實挺奇怪的。

“有一次，”丹尼斯通對我說，“我可以發誓說，自己聽到了一聲從教堂塔樓高處傳來的微弱的尖笑。我疑惑地望了望教堂管理人，他連嘴唇都白了。‘是他，肯定是，不會是別人；門是鎖着的，’他就說了那麼几句，然後我們互相望了好一會兒。”

還有件小事也讓丹尼斯通挺迷惑的。當時他正在查看一幅挂在祭壇後邊、有些模糊的巨大畫作。那幅畫是一系列描繪聖貝特朗神迹的作品中的一幅。畫作的内容几乎难以辨认，但画的下方有一段拉丁铭文写道：

“Qualiter S.Bertrandus liberavit hominem quem diabolus diu volebat strangulare.”（聖貝特朗如何解救一個被惡魔追殺的人。）

① 尚·德·穆雷昂主教監督了聖貝特朗大教堂牧師坐席的建造工作，牧師坐席于1535年啟用。

丹尼斯通嘴角带着点揶揄的表情，微笑着转过头去和教堂管理人说话，令他吃惊的是那老伙计跪在地上，望着那幅画，眼神好似一个痛苦万分的哀求者，他紧紧合住双手，脸上泪水纵横。丹尼斯通自然连忙装作什么都没看见，但心头的疑惑却难以抹去。“这般拙劣的画作怎么能将一个人感动至此？”他似乎有点明白为什么教堂管理人一整天都看上去奇奇怪怪的：这人肯定是个执念狂；但他的执念是什么呢？

快五点时，短暂的白天接近黄昏，教堂逐渐被阴影覆盖，虽然一整天都能听到些奇怪的声响——比如模糊的脚步声、远处的谈话声，似乎变得更加频繁和引人注意了。毫无疑问，因为夜色将至，听觉变得更加敏锐了。

教堂管理人开始表现出着急和不耐烦了。看到丹尼斯通终于收起并放好了笔记本和相机后，他发出了一声欣慰的叹息，立刻匆匆带丹尼斯通去了位于塔楼下方的教堂西门。那时刚好响起三钟经^①。拉几下笨重的钟绳，贝特朗大钟便在高高的塔楼里发出鸣响，她的声音荡过松树林，穿过山谷，随山泉大声鸣唱，告诉那些孤寂山岭上的居民们记住并重复天使对于圣母的问候，天使称圣母为“女人中蒙祝福者”。这之后，小镇迎来了一天中第一阵彻彻底底的宁静，丹尼斯通和教堂管理人这时也走出了教堂。

在教堂台阶上，他俩交谈了起来。

“先生您似乎对圣器室里的唱诗本挺感兴趣的。”

“是的。我正想问你镇上有没有图书馆呢。”

“没有，先生；或许以前有一个牧师会的图书馆，但这镇子这么小——”说到这儿，他似乎奇怪地犹豫了一下，接着又突然说下去了：

① 三钟经，在天主教堂中早中晚各鸣诵一次，是记述圣母领报及耶稣降生的天主教经文。可参见让·弗朗索瓦·米勒（1814—1875）画于1857—1859年的名画《晚钟》（*The Angelus*）。

“但如果先生您是个古书爱好者^①，那我家有些东西您可能会感兴趣的，就在这儿附近。”

这一下子让丹尼斯通燃起了希望，他曾梦想在法国一些未曾有人到访的角落里找到珍贵的古稿，但这梦想的火焰一会儿又熄灭了。或许只是普朗坦^②在一五八〇年左右印制的一本乏味的弥撒书而已。这地方离图卢兹这么近，怎么可能未被收藏家们扫荡过？然而，如果不去看看就太傻了；如果他拒绝邀请的话，自己肯定会一直自责的。于是他俩就出发了。丹尼斯通半路上想起了教堂管理人当时那阵奇怪的犹豫以及突然间的坚定态度，他有点小人之心的想道，难道他被认为是个有钱的英国佬，教堂管理人诱骗他去郊外，然后趁机劫杀他？于是他稍显突兀地开始和教堂管理人聊起天了，并笨拙地插话说道，自己那俩朋友第二天一大早就来会和他会师。让他吃惊的是，他这么一说，似乎教堂管理人反倒立马就从某种焦虑之中解脱了一些。

“这真好，”他非常高兴地说道，“这太好了。先生您会和朋友一起旅行；他们会一直和您待一块儿。和朋友一起旅行是件好事——有时候。”

最后三个字似乎是后来想到才加上的，那可怜的小矮个说完便又恢复忧虑的状态了。

他们一会儿就到了管理人家里，这房子要比邻里的住宅高大许多，是一座石材建造的屋子，门的上方雕刻有一块盾牌，那是埃尔伯力克·德·穆雷昂之盾。丹尼斯通告诉我，埃尔伯力克是尚·德·穆雷昂

① 原文为法语。

② 克里斯托弗·普朗坦（1514—1589），法裔比利时印刷商，1549年起定居于安特卫普。他是当时的著名印刷商，他印制的书籍以其精致排版和雕版技术而闻名。他印刷过希伯来文、拉丁文及荷兰文的《圣经》。他是一支密教异端教派的秘密成员，除了印刷众多罗马天主教弥撒书、祈祷书及相关书籍外，他还匿名印制了许多该秘密教派的书籍。1576年他在巴黎成立了印刷分厂。

主教的一位旁系后裔，他在一六八〇至一七〇一年期间担任科曼热的大教堂教士。屋子上层的窗户用木板盖住了，正如科曼热其他地方一样，这屋子也显示出一种岁月流逝之感。

走上台阶时，教堂管理人停了下来。

“也许，”他说，“也许，这个，先生您没时间吧？”

“怎么会——我有的是时间——我到明天为止都没什么事做。我们去看看你的收藏品吧。”

说到这儿，门打开了，一张脸望了出来，这面孔比教堂管理人年轻许多，但也带着某种相似的不安表情：只不过有一点不同，这脸孔上的担心不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而是为对方而感到焦虑。很显然，这是教堂管理人女儿的脸孔；除却我已描述的那表情外，他女儿其实长得挺漂亮的。她看到自己的父亲有一位身强体健的陌生人陪同，瞬间轻松了许多。父女之间简短地交谈了几句，丹尼斯通只听到只言片语，教堂管理人说“他在教堂里大笑”，那女孩听后一言不发，满脸惊恐。

没过一会儿，他们便坐在了屋子的起居室中，这是一间小却高的房间，地上铺着石板，大壁炉里的木柴燃烧着，火焰跳跃，屋里闪动着光影。起居室里放着一个高大的耶稣受难十字架，其中一边几乎要顶到天花板了，耶稣色彩自然，十字架则是黑色的，这塑像让起居室有了几分祈祷室的氛围。耶稣受难十字架下方是一个老旧但坚固的箱子，管理人拿了灯火，挪好椅子后，便走向那箱子，并从中拿出一本大书，丹尼斯通觉得整个过程中管理人越来越激动和紧张。那大书用白布包裹着，布上粗糙地绣着一个红色的十字架。在打开布块前，丹尼斯通便对这册书的大小和形状产生了兴趣。“没那么大的弥撒书，”他想到，“也不是圣歌集的常有形状；或许这真会是件宝贝。”过了一会儿，书已被打开，丹尼斯通感觉自己终于发现一样与众不同的珍品。在他面前放着一本巨大的对开本书册，或许制作于十七世纪，书的两侧用金色颜料印着埃尔伯力克·德·穆雷昂教士的徽章。这本书原可能有一百五十页纸，几乎

每一页上都贴有一页泥金手抄本。丹尼斯通做梦也没想过能找到这样的藏品。书册中有十页《创世纪》的印本，有插图，肯定是公元七〇〇年前印刷的。书中还有一整套《诗篇》中的插图，是英国印刷的，是十三世纪可能印刷出来的最高品质的作品；或许其中最棒的是，里面有二十页安色尔字体写的拉丁文，通过其中的部分文字可以立马判断，可能出自某本古老的未为人知的基督教初期教会领袖的论著。这可能是帕皮亚《论主的言论》^①印本中的一部分吗？据信这书的最后抄本至迟出现于十二世纪的尼姆^②。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必须带这册子回剑桥，即使他要动用自己所有的存款，并且在圣贝特朗等到款项汇到为止。他抬头望了望教堂管理人，想确定他是否流露出出售此书册的意愿。教堂管理人面色苍白，双唇喃喃着：

“请先生您翻到最后一页吧，”他说道。

于是丹尼斯通继续翻了下去，每一页都会发现新的宝藏；在书册的最后他看到了两页纸，相比他看到的其他页面，这两页纸要新得多，这让他十分不解。这两页肯定是当代的，毫无疑问，肆意妄为的埃尔伯力克教士为了制作这本无价的剪贴本，一定洗劫了圣贝特朗教会图书馆。那两页纸的第一页上画着一个草图，绘制得十分仔细，对此处熟悉的人立马便可认出是圣贝特朗大教堂南边的过道和回廊。图上有一些奇怪的标记，看似行星记号，角落里还有一些希伯来文单词；回廊的西北拐角处有一个金漆绘制的十字架。草图下方写着如下的几行拉丁文：

“Responsa 12^{mi} Dec. 1694. Interrogatum est: Inveniamne? Responsum est:

① 帕皮亚（60？—130），小亚细亚希拉波利城的主教。作者在文中所指的论文为《主的神谕之阐释》，目前该文只部分存在于尤西比乌斯（约270—340）及爱任纽（约130—202）等人的引文中。该文似乎包含了关于圣马可及圣马太的一些早期信息。作者在此处将“神谕”翻译为“言论”是一种误译（原文为拉丁文）。

② 目前可确认这些剪贴页中包含了大量该书的内容，即使这些页面不是该书原本。——原注

Invenies. Fiamne dives? Fies. Vivamne invidendus? Vives. Moriarne in lecto meo? Ita.” (1694年12月12日之答复。问：吾可否寻觅之？答：汝可。吾将富足？然。吾将衣食无忧？然。吾将寿终正寝？然。)

“这真是寻宝者的极好范例——让我想到了《古老的圣保罗大教堂》^①中的加特尔梅恩教士先生。”丹尼斯通翻看这一页时点评道。

之后他看到了让他印象深刻的一幅画作，他时常对我说，他相信没有任何一幅画作或图片可以让他印象如此深刻。虽然他看到的这幅画作现已不复存在，但留有一张照片（为我所有），照片本身便证实了他的观点。此处说到的画作是一幅十七世纪末的乌贼墨绘制的作品，第一眼看到，可能会觉得描绘了《圣经》中的一个场景^②；因为画中的建筑（画作表现的是室内场景）以及人物有种半古典的味道，两百年前这被认为是适合用来描绘《圣经》场景的风格。画作右边，一个王者坐在宝座上，宝座位于十二级台阶上，王者头顶有一华盖，宝座两边各有一只狮子——很明显这是所罗门王。他身体前屈，伸出权杖，呈现出一种命令的姿态；脸上露出恐惧及厌恶的表情，也透露出一丝强势和自信。其实画作的左半部分是最为奇特的，引人注意之处主要在左半部分。宝座前方的过道上聚集着四个士兵，他们围绕着一个蹲在地上的东西，一会儿我将具体描述这东西。另有一个士兵死在了过道上，他的脖子被扭断了，眼珠暴突。那四个围聚的护卫望着所罗门王。从他们脸上可以看出更为明显的恐惧感；事实上，似乎他们全靠着对主人的极度信任才支撑着没有逃走。一切的恐惧显然是由蹲在他们中间的那个东西引起的。要用文字传达那东西对观者造成的印象是极其困难的，对此我完全不抱希

① 威廉·哈里森·安斯沃斯（1805—1882）出版于1841年的历史小说。故事发生于1665—1666年伦敦瘟疫及大火期间。托马斯·加特尔梅恩是小说中的一个编外牧师，他宣称通过占星术计算出圣保罗大教堂底下藏有宝藏。

② 作者可能暗指公元3世纪的一部伪典《所罗门圣约》。其讲述了所罗门与众多恶魔之间的事迹。

望。我想起，曾經有一次我將這畫作的照片展示給一個構詞學講師看，我想說他是一個極其理智、毫無想象力的人。但他看完後，當晚就堅決不肯一個人睡了，他告訴我隨後好幾天晚上他都不敢在睡覺前吹燈。但至少我可以描繪下這東西的主要特徵。一開始你看到的只是一大坨粗糙、纏在一起的黑色毛髮；之後會看到毛髮下面是一個瘦得可怕的軀體，幾乎像個骷髏，但肌肉如電線般凸起。那東西的双手蒼白無光，和身體一樣，也覆蓋着又長又糙的毛，而且長着一雙可怕的爪子。它的雙眼用烈焰般的黃色描繪，瞳孔則非常黑，這雙眼正用一種野獸般的憤恨望着寶座上的所羅門王。想象一下，將南美那種可憎的捕鳥蛛轉化成人形，並且賦予其僅次於人类的智力，你就會大致感受到這幅可怕畫作引起的恐怖之感。舉凡見過此畫作相片的人都驚嘆說：“這肯定是現場描繪下來的。”

這畫作帶給丹尼斯通最初的那陣巨大恐懼感稍微減退後，他偷偷看了一眼管理人父女倆。教堂管理人用雙手遮住了自己的眼睛；他女兒則抬頭望着牆上的十字架，慌亂地撥弄着念珠，做着禱告。

最終丹尼斯通問出了那問題：“這書冊賣嗎？”

又出現了他之前注意到的猶豫遲疑以及突然的下定決心之感，然後他得到了滿意的答复，“如果先生您想買的話。”

“你開多少價錢呢？”

“我賣兩百五十法郎。”

這太令人吃驚了。即使是古董收購商的良心有時也會有所觸動，更何況丹尼斯通比古董收購商有良知多了。

“好家伙！”他重複了几次，“你这書冊比兩百五十法郎值錢多了，我向你保證——遠遠高過這價錢。”

但回復依旧：“我只賣兩百五十法郎，不會加價了。”

實在沒有理由拒絕這麼個好機會。付了錢，簽了收據，為這交易喝了杯酒之後，教堂管理人似乎換了個人似的。他站得更挺直了，也不再